



## 自己的徽章

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符号：旗帜、歌、徽章 文茨皮尔斯也有这些区别和归属的象征。

文茨皮尔斯的旗帜和歌是在Atmoda（觉醒）和恢复独立期间创造的象征。在1369年的蜡印上已经可以找到文茨皮尔斯徽章的元素，它被认为是拉脱维亚最古老的徽章符号之一。

徽章”这个词后来出现在俄罗斯的徽，而后者又来源于波兰的*herb*和德国的*Erbe*（）。在这方面，符号的名称包含可以代代相传的重要信息，例如基因代码。

文茨皮尔斯徽章的基础形成了一个网络，在科学上它被称为绲（作为大马士革之剑的装饰品），徽章的历史已经与武器有关 – 十字军东征，骑士比赛。然而为什么不是网络，渔民仍然住在这里！

上部是一个爪形（也称为圣殿骑士）十字架。它作为自己权力的象征，由德国骑士放置，但文茨皮尔斯是利沃尼亚骑士团的港口。十字架下面是猎角。这是什么意思？

只是文茨皮尔斯一侧有很多森林，因此是狩猎的好地方。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在库尔泽姆-泽姆加勒公国或库尔泽姆省的城市存在期间，文茨皮尔斯继续保留与该城市更古老的过去相关的纹章符号 –

猎号和利沃尼亚骑士团的十字架。盾牌的评判、颜色或形状随着纹章和艺术口味的变化，以及政治和思想状况的变化，不时发生变化。

但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20世纪，象征主义的理解和应用出现了特殊的曲折。

在新拉脱维亚国家，在拉脱维亚共和国国旗和国徽法通过之后，象征意义问题在20年代初开始变得重要。1923年，徽章委员会成立。

当时，在36个城市中，只有19个城市的徽章获得了法律批准，但正如委员会所承认的那样，并非所有城市都符合拉脱维亚独立国家的想法，例如，

拉特加尔斯基城市类似于波洛茨克的徽章，盾牌上部有一只双头鹰 反过来，在文茨皮尔斯的徽章上，还有另一个时期的象征，即利沃尼亚时代。

当时，民族认同的发展与禁止一切德国的联系在一起，历史标志上的许多元素被认为是德国的，“表征了拉脱维亚人几个世纪以来的从属地位”， - 不符合新状态符号的要求。

应该指出的是，地方政府还希望将历史标志从非拉脱维亚元素中解放出来。最严厉的禁令触及了十字架。

文茨皮尔斯市议会还要求将十字架替换为另一个符号，拉奇普利西斯或带光线灯塔的火焰十字架。有趣的是，裡加和瓦爾米耶拉也有類似的放棄德國十字架的願望。

文茨皮尔斯的历史标志在最后一刻被保存下来，在提交给国家总统批准之前不久，在报告中强调了“火焰十字架”。1925年10月31日，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统正式批准文茨皮尔斯市的市徽。

1940年拉脱维亚失去独立后，国徽的使用既没有正式废除也没有禁止，但实际上并没有使用。60年代末，对符号的需求再次出现，就像20世纪初一样，爪型十字在历史纹章上并不受欢迎，取而代之的是象征性的中性水手舵轮。当时的徽章的特点是使用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旗帜的元素和颜色。

在Atmoda期间，符号具有更大的意义，表明人民希望重新获得国家独立，1989年3月29日，文茨皮尔斯恢复了1925年批准的历史纹章。

**2011. 2011年7月28日，拉脱维亚共和国文化部将文茨皮尔斯市的徽章登记在徽章登记簿中。**

**市旗的创作也可以与徽章的历史联系起来。**恢复历史徽章后 – 1989年3月29日，根据文茨皮尔斯市人民代表委员会的决定，该市恢复了1925年批准的徽章形式，还有必要创建一面城市旗帜。

## 文茨皮尔斯徽章发展史

这座城市有自己的书面和口语名称以及自己的“名字”，以颜色和符号的语言创建 – 徽章。

第一个在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会发生变化，第二个是不变的，只是偶尔在特别不利的条件下被扭曲甚至消失。带有“视觉名称” Windau/文达瓦/文茨皮尔斯或城市徽章的故事也证实了这一点。

文茨皮尔斯是拉脱维亚为数不多的中世纪城镇之一，早在14世纪就开始发展自己的徽章象征。在利沃尼亚时期（13-

16世纪）在这里获得城市权利的11个村庄之一不能没有确认公民自我意识的标志 – 这对于当时的公众舆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最古老的，显然不久之后将成为城市的徽章，保存在附在1369年文件上的圆形蜡封上。

在它的中央，在一块方格的场地上，有一个末端扩展的十字架（所谓的鳍状肢或爪形的十字架），下面是一个弯曲的猎角。印章的文字是：“为居住在文塔城市的市民的印章” (*S[igillium]*

*burgencium in Winda manencium*)

。虽然这个图像还不能被认为是完全意义上的徽章（所描绘的元素没有放在盾牌上），但它无疑是文茨皮尔斯市徽章符号的开始，因为即使将十字架和角放在徽章的盾牌上，它们也作为主要人物被保留下来。它们的细节复制或拟不是必需的 –

在历史进程中，每个艺术家或徽章的复制者都会根据自己的判断略有不同。仅在20世纪发生了不同的情况，当时社会已经习惯了精确的连续复制并希望在徽章的再创作中看到这一点。

所有徽章上复制的符号的含义并不容易解释。带有十字架更容易 – 它象征着村庄作为利沃尼亚秩序的城市。例如，就像瓦尔米埃拉或里加的徽章上描绘的十字架一样。

关于猎角的形象有多种解释。其中一个版本表明，猎角是西欧城市和家族徽章中普遍存在的象征，在这些传统的影响下，它也进入了文茨皮尔斯的象征意义。古代巴尔托历史学家K.

梅蒂格斯认为，在文茨皮尔斯的情况下，猎角也可以与非常实际的事情 – 狩猎联系起来，因为文茨皮尔斯康图尔最亲密的助手之一是一位特殊的鹰专家，他捕捉鹰、照顾它们并教它们如何打猎。似乎唯一可变的元素是徽章的颜色和金属。

1728年文茨皮尔斯市政厅的礼宾书上写道：“上半部，白色的田野上，有一个金色的爪形十字架……下面，深蓝色的田野上，有一张网，上面是一个黑色的号角，带有金色吹嘴和边框…”

19世纪初表明，盾牌全底为黑色，角和十字架为银色。直到1846年，颜色和金属的组合才得以确定，至今仍在使用。

当然，在所有这些描述中，都标明了“渔网”，通常描绘在盾牌的下部，以及用带子系在十字架上的猎角。直到1925年，文茨皮尔斯的徽章都是这样描绘的，当时由R.

扎里什或他的一位学生绘制的徽章（作者身份问题尚不完全清楚），徽章在今天的城市仍使用：“在一个带有银色网纹的紫色底上 –

一个银色的猎角，带有金色的嘴，边缘和边框，上面有一个金色的爪形十字架。

当然，在拉脱维亚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随着否认旧的“德国”遗产的民族爱国主义趋势盛行，市政府呼吁徽章委员会改变徽章的个别数字，“代替以前的德国铁十字架，或者是拉脱维亚 – 拉克普利西斯的火焰十字架，或者是一座有光线的灯塔。”需要注意的是，当时里加市和瓦尔米埃拉市也有类似的愿望，希望放弃爪型十字架。

然而，在确认了古老的历史徽章的描述和图像后，徽章委员会决定支持保留历史元素。

在苏联占领期间，文茨皮尔斯市的象征，以及拉脱维亚其他城市的徽章，经历了长期的“禁止”或“遗忘”。

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在创建市议会的徽章符号时，他们也转向了文茨皮尔斯徽章的创作。

文茨皮尔斯博物馆的藏品包含大约40幅不同的草图，在这些草图上以最难以想象的方式创造了新符号的解决方案 – 作为海鸥、锚和船只的复制品，以及 J. 法布里修斯和大型五角星的纪念碑。

经过漫长的风风雨雨，1970年批准了一个结合古代和苏联的符号：在盾牌场的上部复制了一个猎角，在下部复制了一艘船的舵轮。当然，作为异类意识形态象征的十字架消失了。在一切的中心 –

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旗帜的颜色。

1989年3月，文茨皮尔斯恢复了它的历史符号，其在1925年批准的在艺术家A. 诺里蒂斯的一幅画中得到了复兴。1993年，与其他城市的徽章一起，它再次在国家徽章委员会（绘画艺术家 Yu.

伊万诺夫、G. 柯克、L. 勋伯格）中恢复。徽章中最重要的描述是相似的 – 图纸在细微的，乍一看，难以察觉的细节上有所不同。在实践中，这座城市使用了 A. 诺里蒂斯的绘画版本。

愿意相信这座城市的古老符号将继续存在（将被使用）数百年。（历史科学博士阿曼兹·维尤普斯）（Dr.hist.Armands Vijups).

🏠 Akmeņu iela 5, Ventspils

🕒 Dārzu iela 6

